# 史通訓故

# 史通訓故卷之十三

## 疑古第三 總十一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爲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准其於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

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爲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録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爲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内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

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删尚書之餘以成其録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删去而不録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評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于後　校十字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愷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以驗

堯時群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校二字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霸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

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校三字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摠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

於房陵周王流㞦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
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校學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啟所誅又曰太甲殺
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
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
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且
戮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戮
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
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
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簒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啟

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劾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校三字

湯誥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已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

夫尚書之作本出周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校一字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絶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

亦云安有據婦人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校二字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卽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耻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貌旣而合謀二叔殉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

隕讐雪怨衆敗身殲亦當隷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校二字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輙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

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移盖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設也其疑八也　校二字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玆王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絶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

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申
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
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
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
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校二字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
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
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
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
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

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校四字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事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

善惡相參觀一王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録也畧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校二字

史記夏孔甲時天降龍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旣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春秋左傳齊景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曰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非君所願也

魏氏春秋延康元年文帝受禪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前漢書轅固治詩孝景時與博士黃生爭論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必若所云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

春秋左傳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春秋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

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戡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天下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傲很明德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亦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其一條

淮南子趙王遷流于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聞者莫不殞涕史記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六年秦破嘉遂滅趙以爲郡據此則遷房陵乃趙王遷非嘉也

史記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其三條

晉書安帝元興初元顯稱詔伐桓玄玄亦移檄京邑罪狀元顯玄入京矯詔稱大將軍元興二年十二月玄簒位以安帝爲平固王元興三年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五月督護馮遷斬玄于貊盤洲乘輿反正於江陵𩰚四

周書殷祝解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天子

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湯以此讓三千諸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其五條
魏志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將伐許乃
令琳爲檄文
前漢書成帝時張放淳于長愛幸宴飲引滿舉白
時乘輿幄坐畫紂踞妲己上指問班伯曰紂爲無
道至于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
肆于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其六條
魏志甘露四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司空
鄭冲等勸進乃受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旌旗
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
晉書荀勗字公曾頴陰人晉武受禪拜中書監與
史記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爲太
子娶齊女宣公悅而自取之是爲宣姜生子壽子
朔宣姜與朔共譖太子伋宣公使伋于齊使盜待
諸莘殺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之在蔡也郥陽封
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王爲之聘于秦無極勸王
取之而居太子建于城父昭公二十年無極言于
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使城父

司馬奮揚殺太子太子建奔宋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國語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士蔿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否無所避辠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其九條

前漢書淮南厲王自殺辟陽侯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乃使薄昭予書諫之王得書不悅謀逆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廷尉宗正雜奏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徙之蜀

後漢書阜陵王延初封淮陽公尋進爵爲王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壻光招致姦猾作圖讖事事下案驗光弇自殺有司請誅延顯宗以罪薄于楚王英特加恩徙爲阜陵王 其十條

門人洧磐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三終

# 史通訓故卷之十四

##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洒掃陪五尺

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
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
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
効梫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删
詩讚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
後
梫夫子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
諭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
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
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

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九年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麇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大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耻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爲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玆二弒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疑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校五字

又按齊乞野幕之弒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弒乞謂齊陳乞比楚公子比也亦

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曷不書弑乎宜書云閽弑邾子其所未諭二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緜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脩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耻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

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賢人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其所未諭三也　校四字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　桓二年公及戎盟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析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校一字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于讙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書略大存小理乖懲

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弒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及宜改為殺）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苟弒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公羊氏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釋此疑共編於未諭他皆倣此也）其所未諭七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按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者何燕伯子陽公子陽生也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唐杜注云陽卽唐燕之别邑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
如是夫子之脩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
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爲其間則一襃一貶時有弛張
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校一字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
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
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
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
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鈌畧如此
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璅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魯史它皆倣此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疎畧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刋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

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校二十八字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推而爲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其師出瑣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脩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

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校五字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郟敖而赴之以疾卒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校一字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襃貶爲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

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巳解於上）本國之弒逐其君者七（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弒昭哀二王被逐也）莫不鈌而靡録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殁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耶其虛美五也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云

昔王充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擿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禮記檀弓夫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寢疾七日而沒

春秋左傳僖公二年夏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六月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单斃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及盟晉楚爭先乃先楚書先晉晉有信也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

君舍藥物可也　其一條

春秋左傳哀公五年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冬十月丁卯立之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言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

春秋左傳楚靈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敬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使觀從從師于乾谿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縊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楚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楚方以魯爲事故梁圍邯鄲

春秋左傳昭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閽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莊公汴急而好潔故及是　其二條

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傳云孰城

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狄滅之曷爲
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
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
也且明德也　其三條
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左傳脩舊好也禮
春秋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劫公與武叔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
敗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
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　其五條
春秋左傳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焉從之閟
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
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
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
薨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春秋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公薨于楚宮秋九
月癸巳子野卒左傳云毀也　其六條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

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公薨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其七條

春秋左傳桓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次于泗上乃請什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吳人盟而還注不書盟恥與吳盟也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以滅項故公為齊所止宣公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年伐邾取須句邾人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春秋左傳文公七年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
書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春秋左傳申生之亂驪姬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
歸　其八條
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
元公成立是許固有君也哀元年許男與楚圍蔡
即許元公耳　其十條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趙夙御戎畢萬
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　其十一條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羊傳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謂之刺內諱殺
大夫謂之刺之也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
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
人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春隕石于宋五星也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什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公使子行于孫子孫子殺之公出奔齊襄公二十年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冊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其十六條

列女傳江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紲之無何乙母亡布往言于王曰令尹盜之王曰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所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紲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王其察之　其十八條

##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巳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聾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止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搉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

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權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

於後　校六字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辨義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

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
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
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
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
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
相遠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
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
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

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佗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藁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

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鄭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愷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晉文公敗楚於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甲蔡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

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校七字

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麇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

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爲壬而於內則爲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脩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録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

尼脩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録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襄四君之簒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

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

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出劉向七録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誡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

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籍爲師範事具干寶晉紀敘例

中

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

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校六字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帝善其說使逵發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五經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獨左傳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以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爲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後以讖對失旨出爲六安丞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

詩宏從之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春秋左傳哀公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二十六年使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生亦惟伯仲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先王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史記樂毅爲燕破齊燕昭王卒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于毅毅懼奔趙惠王使人讓之毅報以書
史記韓人鄭國間秦事覺秦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請除逐客之令又爲二世上督責書

史記晁錯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才遷爲中大夫

史記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渡湘水因爲賦以吊屈原在長沙三年有鵩飛入舍楚人命鵩爲鵩復作鵩鳥賦

前漢書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御史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君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送詔獄

春秋公羊傳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春秋左傳成公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

史記晉屠岸賈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爲司寇乃

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而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成公之姊有遺腹走公宮免身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程嬰公孫杵臼詐以他人子衣之文葆以為趙氏孤兒諸將殺之并殺杵臼後景公疾卜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乃立趙武而滅屠岸賈之族

春秋左傳魯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蒙皐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荀林父帥師救鄭楚人乘晉軍晉師敗績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呂氏春秋荊莊哀王興師戰于兩棠大勝晉

禮記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覘國乎

春秋左傳傳僖公十六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史記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發甲卒為穿壙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史記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受長桑君之術晉昭公時趙簡子疾不知人召鵲入視曰血脉治也而何怪過虢虢太子死鵲曰若太子所謂尸蹷者也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頃而蘇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

賈誼新書晉文逐麋而失之問農父老古老古以足指之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諸侯厭衆而亡其國人將君之公悅以告欒武子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乃載古老與俱歸晉自文公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始傳悼公凡七世

春秋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獻公卒里克殺

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卓于朝荀息死之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于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謀議將欲興兵公即壞九層之臺

前漢書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于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講論其義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移書責之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晉書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歷官殿中郎接甞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晉書荀顗字景倩彧之第六子也咸熈中遷司空

弟惟俭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四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五

點煩第六 十一條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盖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録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雌黄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

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爲別或囲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據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後漢書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說囂將士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諸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前漢書初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嘆曰霍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曾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
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
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
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除二十四字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
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
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 除二十一字移二字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
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不之丹朱
而謳謌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除五十七字加五字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黄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黄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訛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呂氏本記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曾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爲重夫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畧而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糺景公殺之景公卒糺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父公孫糺

糺父公子穉（一作[illegible]）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糺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
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
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
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
皇子賴天能勝衣趍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
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
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

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竄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籍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

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
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
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
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
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
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灾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
畧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
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
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灾異者各三人自餘
抄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

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王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脩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輙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噓一作嘆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

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
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
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絕十除五字加二十字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而不肯仕宦任
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
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
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

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
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
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
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
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
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
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
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

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覩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亦甚矣先

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云云云云 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屈原傳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

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吊屈原其詞曰云云賈生爲長沙傅二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余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

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

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嘗以爲人診病决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成自言病也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爲宋襄公不去宋襄公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毋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

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爲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覩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爲王生每嗜酒亾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宫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

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
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
上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
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
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
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詞又藻麗遂駐聽久之遣
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頃
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

日茂云云從桓温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絶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云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

之臨別執其手頤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服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一十四字加一十九字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婿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除二十二字校三十六字

友人祥符崔汝棟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五終